宫怨诗漫谈

程郁缀

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,一直施行着一种腐朽的后宫制度。《礼记·昏义》篇曰:"古者天子立六宫、三夫人、九嫔、二十七世妇、八十一御妻。"隋炀帝即位后,首开广选民女入宫之恶例,后世沿袭,荼毒深远。多少女子被选入宫后,"一闭上阳多少春",十六岁进宫、六十岁也没有见过君王面,"入时十六今六十","一生遂向空房宿"(白居易《上阳白发人》)。她们中不乏才女慧媛,用诗歌抒发不幸命运;历代特别是唐代也都有不少诗人,用充满同情的笔墨,从不同的角度描绘宫中女子的悲苦怨恨的生活,我们把这类诗称之为宫怨诗。历代诗歌中题作《玉阶怨》、《长门怨》、《婕妤怨》、《宫词》、《宫人斜》等诗歌,大多属于宫怨诗。

最早的文学作品中,对后世宫怨诗产生明显影响的还要数《长门赋》。《汉武故事》记载有"金屋藏娇"的故事,所欲藏的阿娇就是后来的陈皇后。陈皇后开始深得武帝宠幸,后失宠被打入长门宫。相传她用千金请司马相如作了一篇《长门赋》,极力铺张独居冷宫的愁苦心情和凄凉境况:"夫何一佳人兮,步逍遥以自虞。魂逾佚而不反兮,形枯槁而独居","日黄昏而望绝兮,怅独托于空堂","左右悲而垂泪兮,涕流离而纵横。舒息悒而增欷兮,踪履起而彷徨"。武帝读了深受感动,复宠如初。这篇历来为人传诵的《长门赋》,可以说是写宫怨题材最早的成功之作,对后世宫怨题材的辞赋和诗词,影响十分深远。

历昭、宣、元三帝后的汉成帝,先宠妃子班婕妤,后又另宠能掌上舞的赵飞燕。于是班婕妤自请退居长信宫,作《怨歌行》(又名《团扇歌》)。歌曰:

新裂齐纨素,皎洁如霜雪。
裁为合欢扇,团团似明月。
出入君怀袖,动摇微风发。
常恐秋节至,凉飚夺炎热。
弃捐箧笥中,恩情中道绝。

全诗看似咏扇,实则以扇喻人。团扇美好漂亮,因有"动摇微风发"消暑纳凉的功效,故得"出入君怀袖"的恩宠;然而一旦秋风吹起,天气一凉,便被弃捐一边,无人问顾了。宫中女子的命运也是如此。所以唐人王昌龄在《长信秋词》中写道:

奉帚平明金殿开,且将团扇共徘徊。
玉颜不及寒鸦色,犹带昭阳日影来。

人因为失宠而被弃冷宫,与团扇因秋而遭弃,命运相同;所以拿着团扇徘徊彷徨,实同病相怜也。后两句说人不如鸦,乌鸦尚且能从昭阳殿上飞过,沾一点君王的光泽,而冷宫中的"玉颜"却无缘见到君王。情何以堪!

这里说玉颜不及寒鸦,唐人孟迟在《长信宫》中则写玉颜不及燕子。诗曰:"君恩已断欲何归,犹有残香在舞衣。自恨身轻不如燕,春来还绕玉帘飞。"后两句语义双关。一方面是说人不如燕,不如春来的燕子能绕君王居处飞来飞去;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巧妙地暗用典故,是说长信宫中的主人,不及能作掌上舞的赵飞燕,整天在君王身边形影不离。

这两首诗写宫中之女子不如飞鸟,还有的诗则写不如落花、不如杨柳等。唐人郑谷《长门怨》写道:"闲把罗衣泣凤凰,先朝曾教舞霓裳。春来却羡庭花落,得逐晴风出禁墙。"还有唐人李建勋《宫词》中也写道:"宫门常闭舞衣闲,略识君王辇便斑。却羡落花春不管,御沟流得到人间。"前一首是说人不如落花从宫墙墙头上面飞出、去到自由的天地,后一首则说人不如落花从宫墙墙脚下面的御沟中流出、去到自由的人间。像这类描写,还有五代花蕊夫人在《宫词》中写宫中人不如柳:"太液波清水殿凉,画船惊起宿鸳鸯。翠眉不及池边柳,取次飞花入建章。"

最令人称道的还要数明代刘基写的《玉阶怨》,可谓是后出转精,表情达意,缠绵婉转,倍深一层。诗曰:

长门灯下泪,滴作玉阶苔。
年年傍春雨,一上宫墙来。

长门冷宫中,摇曳青灯下,宫人在默默流泪;这泪使得玉阶上都生长出青苔。"滴作玉阶苔",意蕴丰厚:一可见宫人泪流之多;二可见宫人泪流之不断,即每天不停地流,才能使玉阶上生苔;三可见一直无人到深宫中来——如果有人常来常往踩踏玉阶,玉阶上也就不会生长出青苔了。此已甚佳,而后两句更令人击节称奇:"年年傍春雨,一上宫墙来",宫墙里的青苔啊,尚且可以年年依傍着春雨,沿着被春雨打湿的宫墙、慢慢地长出墙头,而宫中人却永无出头之日!

春雨绵绵,秋雨凄凄,宫人流不尽的泪水,就像天上下不尽的雨水。唐人刘媛《长门怨》诗曰:"雨滴梧桐秋夜长,愁心和雨到昭阳。泪痕不学君恩断,拭却千行更万行。"君恩容易中断而泪水永不中断,擦去了千行又流出万行。唐人李益《宫怨》诗则写道:"露湿晴花春殿香,月明歌吹在昭阳。似将海水添宫漏,共滴长门一夜长。"就像用海水来添宫中的漏壶,何年何月才能滴完?悲苦无穷无尽,泪水没完没了,漫漫长夜,何时天明!

古代宫怨诗,大多怨而不怒,悲而不争,而唐人刘皂《长门怨》却不同凡响,令人耳目一新。诗写道:

宫殿沉沉月欲分,昭阳更漏不堪闻。
珊瑚枕上千行泪,不是思君是恨君。

寂寞冷宫,长夜难眠,珊瑚枕上,流下了千行万行泪水,这些泪水不是思君之泪、而是恨君之泪。何等深刻,何等冷峻!

帝制推翻,已逾百年,宫怨诗产生的土壤已被时代的潮流荡涤了。今天来读宫怨诗,无疑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封建制度本质的认识。